

# 村庄里岁月的痕迹

郑永涛

在我故乡古老的村庄里，到处都有着岁月的痕迹……

走在村庄里，常常可以看到古旧的老屋和围墙。土打的墙壁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，无声地脱落了许多的松土，显露出腐朽的麦秸，使墙壁显得更加脆弱。小虫子们在松软的墙上打着洞，享受着岁月的成果。老屋和围墙安详地矗立着，坦然地面对着应有的变化。只是，似乎偶尔仍会想起昔日的热闹与温馨……

在村庄的一些院落里，时常还能看到一些老旧的用具，抑或是一辆残缺的独轮车，抑或是一支折了枝的木叉，抑或是一副散了架的马鞍，抑或是一尊磨薄的石磨。它们曾经和老人们形影不离，为主人家的生产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记住了主人生活

中的辛酸与欢笑。而随着时代脚步的前进，它们渐渐退出了农村历史的舞台。它们静静地躺在院子的角落，同它们曾经的主人们一起慢慢变老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它们被岁月的风雨摧蚀得渐渐松软，一如老主人松软的骨头……

走在古老的村庄里，常常能碰到一些沧桑的老树，或是榆树、枣树，或是柳树、槐树。它们记录着村庄一代代的历史，像是一部凝固的历史。岁月流逝，它们的树皮变得愈发地粗糙，一道道裂缝深凹下去，远远深过老人们脸上的皱纹。蚂蚁们爬上树干，开凿出巨大的树洞当作它们的乐园，使沧桑的老树显得更加岌岌可危。刮大风的时候，老树们咯吱咯吱作响，像要折断倒下来了，然而却又一次次出人意料

地挺了过来……

拿一把铁锹在村庄里往下挖，时常就能挖出一些零碎的旧物来，或是一枚生了锈的铜钱，或是一块不再坚硬的青砖，或是一件快要化为泥土的铁器，或是一片虽破碎却依然明亮的瓷片。它们曾和主人们一起生活在地面上，后来走出了人们的生活，来到了地下。它们抑或是几年前的，抑或是几十年前的，抑或是清朝的，抑或更早。它们静静地沉默在地下，却保存着曾经在地面上的鲜活的记忆。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它们大部分都将渐渐地化为泥土、落叶归根了……

村庄里岁月的痕迹，也在老人们的脸上、手上和身上，在他们的心中。每一个老人都经历了村庄六七十年甚至更长的历史，他们深深的皱纹诉说

着岁月的沧桑。他们经历了村庄的战乱、天灾与人祸，也亲历了村庄的和平。每一条皱纹里，都深藏着数不清的过去的故事。这一条条深深的皱纹，就是一条条历史的长河……

村庄里岁月的痕迹，还在空里。村庄的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往事，所有的故事，其实一直都飘荡在村庄的上空和周围，它们就如村庄的灵魂，永远不会离开村庄。它们看不到，摸不着，你只有用心才能聆听到。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很静很静的时候，站在村庄的星空下，你才能够听到它们，听到它们低低的诉说，诉说村庄过去的历史……

村庄里岁月的痕迹，其实在村庄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角落里……

(作者单位:肥乡县公安局)

## 吊兰花开

夏延民

据说吊兰可以净化空气，春节后搬家，战友把自己养的6盆吊兰搬到了我的新房，妻子也买来了两盆，8盆吊兰，一时间，窗台上，桌子上，花架上，全是吊兰苍翠茂盛的娇影。向来喜欢绿植，名贵的买不起，这吊兰又能吸污空气，还好养，很对喜好。

我找来三个大可乐瓶，平时接满水放在阳台上，每个周日是浇花的日子，就用这可乐瓶里放熟的水浇这些吊兰。阳面的吊兰要多浇些水，靠阳光近盆里的土易干，阴面房间的吊兰要少浇些水，以防烂根。每次的淘米水都要留下，集中到一个大瓶子里，等到搁上两三个星期，用淘米水浇一回。精细的养护，吊兰也愈发的强壮茂盛，叶子的绿色变成了墨绿色，茎叶粗壮，分枝抽穗，很有一股生机勃勃的劲头。四月底五月初的光景，吊兰就抽出了花条，一朵朵小白黄蕊的小花，层层叠叠绽放开来。一盆盆吊兰，一盆盆花，满屋子呈现出灵动的生机，使人心情愉悦，畅心抒怀。

阳台上的吊兰最是茂盛，战友搬过来时，吊兰胖胖的根茎都长出了花盆。为了让吊兰长得更好，我拿剪刀把根茎剪去了一部分，过满则不利于吊兰的生长，不想分盆就要给吊兰净化出生长的空间，老叶也要去掉一部分。也许是阳台上阳光充足的缘故，这盆吊兰的长势都有些不受控制，叶子强壮得都竖立起来，一点弯曲下垂的意思也没有。偶尔闲暇，在休闲椅上，坐在吊兰旁听着轻音乐看书，阳光下，沐浴在吊兰特有的清香中，和着书香别有一番高雅的情致。

朋友说，养花如养人，养花如养心。就算修身养性吧，毕竟这些被人驯化，适合室内养殖的花花草草，也是可以相依相伴的生命。冬日里，华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，万物收敛起生命的色彩，四野皆是粗犷的黄色，室内一隅，几盆绿意葱茏的花草，养眼养心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夏日里，空气燥热，回到室内，几盆葳蕤茂盛的花草，去燥清心静神养性。

宋代无名氏《瑞鹧鸪》有句云：“忍犯冰霜欺竹柏，肯同雪月吊兰芬。”可见古人对吊兰也是极推崇和喜爱的，吊兰之品、吊兰之毅、吊兰之雅、吊兰之情，见兰而知雅意，养兰而修情操，一盆吊兰，承载了养花人多少的情思。

吊兰花开五月中，黄蕊叠叠雅中兴。一盆繁盛养人心，修身养性兰草情。花草长得好不好，全看养花草者的修为，绿植也是生命，倾情以奉，花美草盛。爱好养心养德，如此这吊兰还要养下去，以兰之芳菲，助岁月长歌前行，吾爱兰美，兰助吾情。

(作者单位: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)



## 一个刑警的梦想

武臻军

选择了这身藏青蓝

就是选择了披星戴月、早出晚归

就是选择了夏战高温、冬斗严寒

就是选择了义无反顾、勇往直前

头顶庄严国徽

肩负坚实盾牌

就要履行我在公众面前许下的承诺

我知道，要完成这一诺言

不仅需要智慧与勇气

甚至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

在一场场恶性刑事犯罪的血腥现场里

一次次缉凶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中

我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履行使命

只是因为

我是人民的警察

(作者单位:井陘县公安局秀林刑警中队)

## 「窗里」与「窗外」的林青霞

郭军峰

认识林青霞、喜欢林青霞是在她演绎的《窗外》、《白发魔女传》、《新龙门客栈》、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等等这些如数家珍的影视作品。毋庸置疑，她是华语影坛当之无愧的“大腕”，是媒体和观众公认的少数称得上“大美女”的女明星之一，是一代人无法磨灭的青春记忆、心中偶像和梦中情人。十多年前，在她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她却悄然息影，伊人已披嫁衣，银幕空余“霞影”，令无数影迷唏嘘叹息。十多年过去，仍然有人执着地盼望着有一天她能够再度“复出”。但是也许没有人想到，她会以“作家”的身份重新“回归”大众的视野。

阅读《窗里窗外》，如同在看林青霞演绎的另一部电影，主人公是她自己。在这部书里，她不是玉女，不是侠客，只是林青霞——一个女儿、一个母亲、一个好友、一个真诚爽朗、可亲可爱的女人。书中有这样的文字：在台北的一个早晨，太阳暖暖的，我推父亲到台北中山纪念馆去散心。在湖边的树荫下，有一群老兵和邻居的老先生在闲聊，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是很清楚地听到“林青霞”三个字，我知道这是一个让父亲和那些老人开心的机会。于是我推着父亲上前：“你们好！我是林青霞！”静默好一阵，有一个操着台湾普通话的老先生问：“你就是她本人啊？”然后父亲和老人都笑了，笑得开开心心，好灿烂。父亲很有面子，老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……类似这样温馨的文章很多，每一篇文章，都仿佛是她记忆之森中的一片树叶，读之，宛然伴她漫步在林中，落叶在身畔翩飞旋舞，随手拂起一片，一边摩挲着或细腻或柔韧或苦涩的纹理，一边听她将脉络根由娓娓道来。林青霞在自序中如此写道：“这本书，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诚的感受。”借用琼瑶女士的话，她不再掩饰别人，她开始寻找自我，甚至是在“发掘”自我，也发掘着人生的真谛。

如果说摄影师的镜头是一扇窗，那么她的半生在“窗里”，半生在“窗外”。“窗里”，她是琼瑶笔下有着“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，带着几分忧郁”的女学生江雁容，是一身红衣、骄傲邪魅、惊才艳艳的日月神教主东方不败……“窗外”，林青霞，电影界的一个传奇。“窗里”，她时而清纯，时而妩媚，时而柔媚，时而潇洒，身份百变演绎一段段迥异人生。“窗外”，她的人生也同样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所谓美人迟暮，或许注定与她无缘。尽管已过知天命之年，但书香的浸染和文字的熏陶，让她的气质更加沉淀出一种醇酒般的韵味。

在《窗里窗外》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很喜欢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。我想：喜欢她的观众、读者也希望今后她能带给我们更多、更大的惊喜。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兴安派出所)



## 水乡鸭歌

文/图 张树永



今年5月，在白洋淀水乡韩村采访，走在村边或堤上，不时看到有成片成片的鸭群，或在岸上笨拙地行走，或在水中悠然地嬉戏，宛若变幻着的白云、絮朵儿。不过，我忙于采访关注的问题，无时间也无心思欣赏。一天，终于将计划的采访完成，一身轻松的我从淀里往村里走，路过两处养鸭人家，又逢鸭群。当时夕阳西下，牧鸭人在用栅栏围成的院里露天席地吃饭，而池塘里的鸭子在水中排队游动，游成一个大大的圆形，圆形又在不断地飘动、变化着，好似在表演着一个开幕式。黄昏的水乡渐入宁静，鸭群传出的吱呀歌唱，呱呱叫声，却不绝于耳。那情景分明是一幅水乡风情画，又好似一首鸭歌交响曲。

## 西北行组歌

王文生

在庆祝党的93岁生日之际，单位离退休老党员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沿途参观了兵马俑、拜谒了黄帝陵、观赏了壶口瀑布、祭拜了洪洞大槐树，笔者即兴写下一组诗歌。

观兵马俑

坚守秦陵两千年，  
兵强马壮显神威。  
藏政不愧天骄子，  
统一中国第一人。

拜黄帝陵

千里迢迢谒帝陵，  
顶礼膜拜三鞠躬。  
治世平乱开疆土，  
五千文明建奇功。

览宝塔山

巍巍宝塔镇敌寇，  
滔滔延河助开荒。  
窑洞藏龙又卧虎，  
延安精神放光芒。

游壶口瀑布

天上飞来黄河水，  
壶口突起万壑雷。  
怒涛掀起重千堆雪，  
惊心动魄战马催。

仰大槐树

洪洞大槐根连根，  
四海儿女一家亲。  
梦里几度寻故土，  
今朝泪拜先祖魂。

(作者单位:省司法厅)

## 永不失效的道义

王金平



小小说

他站在那里，一只空袖插在衣兜里，另一只空袖随着断臂的移动，来回摆动。

“庭长，我要告孙雪喜。”他说。

他满脸忧虑，目光躲躲闪闪。另一只眼浑浊而纷乱，眼眶上落下几道伤疤，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。

“诉状别人替我写好了，在我兜里。”他说。

他朝前走几步，侧一下身，让右衣袖接近王石山。

王石山从他衣兜里掏出两份诉状和一份身份证复印件。

他叫袁草旺，是北小庄乡寺沟村人。2004年春天，他到本村孙雪喜的石头场打工，上班第九天，爆破时点燃的三响炮，只响了两声，另一响迟迟没动静。他战战兢兢上前观望，刚走到炮眼旁边，只听轰的一声，一阵狼烟碎石四溅，他倒在血泊中。

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几天，醒来时发现双手没了，左眼也瞎了。瘸腿的媳妇守在床前，泪眼汪汪。

他住了3个月医院。住院的前两个月，孙雪喜分十次拿了8万块钱的医疗费，后来再没露面。

他出院后，经人协调，好说歹说，孙雪喜才又捐来1万块钱。

他失去了劳动能力。为了治病，几

年来他欠了不少外债。孩子要上学，眼看没法生活下去了。无奈，他只好起诉孙雪喜。

孙雪喜没在寺沟村，他的石头场早转手了，王石山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他。孙雪喜一听此事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“袁草旺在石头场总共干了9天，我给他抽了9万块钱，我已仁至义尽了，一个小石头场能挣多少钱？再说，已过去9年，早超过诉讼时效了。”

“近几年，你一直不在家，我找过多次都没找到你。”王石山解释说：“说实话，这事你也够倒霉的，不过你转手了石头场，又在市里开了个山货店，生意还挺好，人家袁草旺是为你干活的，瞎了一只眼、掉了两只手，不能参加劳动了，媳妇腿也有残疾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你知道他的日子多煎熬吗？”

王石山的一番话，并没有打动孙雪喜。不管王石山说什么，孙雪喜就只说两个字——没钱！

王石山理解孙雪喜的心理，遇到谁也许都会这样。但相比之下，袁草旺失去的太多了。法院是干什么的？法官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为了帮助弱者，替忧者分忧，修补失衡的事理，坚持社会道义。多年的法官生涯，历练了王石山，他有的是耐心。一次、两

次、三次……隔三岔五，王石山就要找孙雪喜坐一会儿。

跑第9趟时，王石山苦口婆心地给孙雪喜讲了一番后，说：“你媳妇在店里，这样吧！我开车拉你去一趟寺沟，咱们一块儿到袁草旺家看看。”

孙雪喜犹犹豫豫，王石山将他拉上了车。

王石山开着车，弯弯曲曲上坡下坡跑了30多公里，到寺沟村头下车，又走了二里路。

一踏进袁草旺的家门，孙雪喜愣在了那里。他听说袁草旺家里穷，但没想到竟穷成这样。三间旧房屋，里墙是红胶泥抹的，墙皮早已被烟火熏成了黑色，屋地是白土打的，由于年久失修，显得坑坑洼洼。家里只有一张旧桌子、两把快要磨断了腿的木椅、一件老式的大衣柜、一张敦实的旧木床，再有就是靠着的一挂着的、好像多年没动过的各种农具。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小女孩，一把鼻涕地站在墙根下，怯生生地望着他们。

从袁草旺家出来，一路上，孙雪喜始终一言不发。

下了车，孙雪喜望着王石山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同意再赔他些钱。”

经过协商，袁草旺又拿到了9万块钱的赔偿金。案子结了，王石山也

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但他又发起了愁，袁草旺两口都是残疾人，这些钱他们能够维持多久？

王石山到寺沟村边的一家石英矿，介绍袁草旺媳妇来这里打扫卫生，这样，她一个月可拿到一千元钱工资，加上低保，袁草旺一家就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了。可是，两个月后，袁草旺媳妇辞退了工作，理由是她的腿不方便，上下楼打扫太费劲。王石山又给她介绍了离寺沟村不远的几家果品加工厂，不料几个月后，她又回了家。

后来，袁草旺在村里办起了养鸡场。为让袁草旺挣上钱，王石山联系了县残联、工商局，让其享受了优惠政策，养鸡第一年，他就拿到了5万块钱的利润。第二年，袁草旺的养鸡场发展到5000只笨鸡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

那天，袁草旺提着两盒笨鸡蛋来到皇寺法庭，见了王石山便说：“有人走羊肠小道，有人走阳光大道，是你让俺家走出了泥污，让俺的路越走越宽啊！”

王石山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“路好比人心，心有多宽，路就有多宽！”

(作者单位:邢台县人民法院)